

祝五一的妈妈死后留下了一个谜团

3

社会小说



海岩 金凌云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中都时报年轻的发行员祝五一单纯莽撞,一次偶然的机缘,他“劝降”了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。这只是一个误会,却使他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——被聘为记者。在社会部主任萧原的安排引导下,祝五一逐步学会了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辨别真假。与此同时,他与女人质沈红叶在相互伤害又互证清白的过程中滋生了爱情;然而,另一段感情也在隐秘萌发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社会新闻部主任萧原在面试祝五一时,赫然发现,二十年前,他曾经认识祝五一的妈妈。不过,祝五一说,他妈妈已经溺水身亡了。

祝五一回到方家大院时,方舟也刚刚回来,两人见面,都不发一言,默默穿过走廊,向各自的卧室走去。

吃晚饭时,祝五一发现餐桌上多了一位客人,正与方舟说笑。方舟道向祝五一介绍道:“这是光磊,大道地产公司总经理。”又向何光磊介绍,“这是我外甥祝五一,在中都时报当发行员,这才没几天,就成了英雄。”

何光磊笑着说:“是啊,我刚听方舟说了,真不简单。”

祝五一不知所措地看了一眼方舟。方舟面无表情,岔开话题:“爸,你们七间房的那个项目什么时候完工呀?我们报社几个同事最近总向我打听,他们都着急回迁。”方舟道说:“我们已经给拆迁户都安置了过渡性住房,你让他们再耐心等待。”他转头问何光磊,“光磊,拆迁进展得怎么样了?”何光磊说:“还算顺利吧。大部分居民都安置到位了,目前只剩下三十六条还有一个小卖部老板死活不肯签拆迁协议。”

祝五一埋头吃饭,听到这里,他停顿了一下。方舟道问:“他为什么不签?”何光磊说:“还不是漫天要价,听说那个人就是一个地痞无赖。”“他想要多少钱?”“不是钱的问题。我派人去看过他的小卖部,很小,一天也卖不了两包香烟一瓶矿泉水,可他非要我们在新社区里给他提供一个底层的商铺。这太过分了。”

“实在不行,答应他吧,工期不能等了。”“董事长,这个口子可不能开。如果那些拆迁户知道我们花这么高的代价拆他的铺子,都一窝蜂跑回来要商铺,这个项目就麻烦了。”

方舟道想了想说:“我的要求很简单,第一,工期不能拖。第二,拆迁工作非常敏感,方方面面都很关注,你们千万不能给我惹麻烦。”何光磊连连点头:“麻烦不会有。我都是要求

下面依法办事。”祝五一忽然插了一句嘴:“你们把人家的水电都给停了。”餐桌上的人都愣住了。方舟的妈妈祝玉说:“五一,姨父在谈公事,情况你又不了解,你别乱插嘴。”

祝五一低头吃饭,不再多言。方舟道与何光磊对视一眼。何光磊解释说:“这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搬空了,水电本来也要停的。我再问问是怎么回事。”方舟道说:“停水停电要由市政部门决定,你们因为工程准备需要停水停电,也要先作安民告示,以理服人。”

周自恒在报社的电梯里遇到了崔哲,问起对祝五一的面试情况。崔哲说:“用,有用的道理,不用,也有不用的原因。虽然他只有大专学历,又没有任何业务基础,不过,听说他是大道公司老板方舟道的外甥,方舟道又是报社的广告大客户,跟咱们报社的关系一直不错……”

周自恒打断他:“广告归广告,新闻归新闻,不要混为一谈。你们不用考虑这层关系。如果方舟道说情,到时候再说。”说话间,周自恒走到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意外地看到,不知何时,萧原已经坐在门外的会客室里等他。他们走进办公室。周自恒一边倒水,一边问道:“刚才听崔哲说,昨天那个发行员,你们面试的情况不理想。”

萧原并不回答,却反问道:“你还记得那个祝榷澜吗?”周自恒一愣:“祝榷澜?”

“二十年前,永川,教育局的那个会计。”周自恒倒水的动作停在半空,萧原继续说:“祝五一她是她的儿子。”

气氛霎时有些凝重。萧原汇报了面试祝五一的情况,谈了自己的想法,周自恒沉吟片刻,说:“当然,你是社会新闻部主任,按照社里的规定,聘用一个记者是你的权力。但我要提

醒你,早晚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会知道一切。那时候,他肯定会与你为敌。”

萧原沉默不语。周自恒继续说:“事情都过去快20年了,你又没做错什么,根本没必要……”

萧原抬起头来,但仍然沉默着。这几天,他一直在想二十年前的那段往事。二十年前,青年萧原在追踪报道一笔助学捐款的过程中,发现助学款并没有发放到辍学儿童的手里,但捐款者却收到了孩子们的感谢信。萧原顺藤摸瓜,发现所有的感谢信都是伪造的,而寄出感谢信的人是永川教育局的会计祝榷澜。萧原在报纸上的披露文章直接导致了祝榷澜的自杀,但被贪污的巨额善款却始终没有浮出水面。

社会新闻部的记者编辑们陆续走进会议室,七嘴八舌地猜测着这个临时会议的主题。崔哲敲敲桌面:“都别说话了,现在开会。萧主任有事要宣布。”会议室里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萧原。萧原大声说:“今天,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,他就是中都时报社会新闻部最年轻的记者——祝五一。”

人们纷纷移动视线,他们看到,祝五一从一个角落站了起来,神情局促。方舟惊呆了,所有人都惊讶地沉默着。韩振东最先作出反应,率先鼓起掌来。会议室里随即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。

短暂的会议结束了,萧原亲自带祝五一熟悉社会新闻部的环境。他在一面墙壁前停下脚步,墙上张贴着许多照片。萧原、崔哲、方舟、韩振东和王长庆等人都在其中笑容绽放。萧原介绍道:“这叫笑脸墙。每一个曾经在这里工作的人,都会留下他的笑脸。”

参观了笑脸墙后,祝五一来到了新闻热线值班室,接线组长蒋丽丽给

他指定了一个位置。蒋丽丽对祝五一说:“接线工作说起来简单,也就是接电话,作作记录什么的,可有时也挺烦的,慢慢你就知道了。反正你记住了,接线的时候,一定要有礼貌。我先给你作个示范。”

蒋丽丽拿起电话,开始示范:“欢迎致电中都时报,1号接线员为您服务。”祝五一学着说了一遍。蒋丽丽又说:“你得先有个编号……你就叫1号吧。”祝五一又问:“为什么?”

“这是我的编号,你先用着。”“那你用什么呀?”蒋丽丽拿起报纸:“我先不用,我在旁边指导你。”

祝五一一开始上岗了。他一边接听电话,一边在本子上作记录:“哎,你能不能说慢点?你等会儿啊,我先记一下。”他在本子上匆匆记了几笔,又说:“好了,你接着说……什么?刚才我没听清楚,你再重复一遍。”对方说了些什么,他恼怒起来,“你才废物呢。你个大废物!我什么态度?你什么态度,我就什么态度!凭什么告诉我我叫什么呀,不是都已经告诉你我是1号接线员了吗?”对方显然爆了粗口,他更加恼怒,“你说什么?你是大便!”

祝五一猛地挂断电话,转头看到蒋丽丽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,便指着电话骂了句:“神经病!什么素质!”蒋丽丽问:“怎么回事呀?”

祝五一气愤难平:“组长,我不做1号了,你给我换个代号吧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他说1号是茅房。”

蒋丽丽哭笑不得:“好吧,你想要几号?”“我外号叫老六,就6号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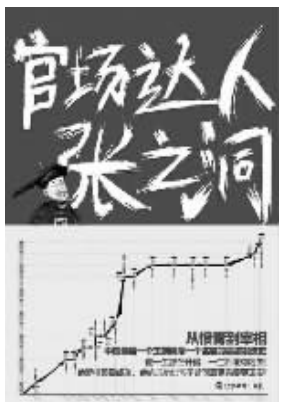
蒋丽丽爽快地说:“行,就6号。哎,你什么叫老六啊?你家有六个孩子?”

这下轮到祝五一哭笑不得:“不是。我家就我一个,我叫五一,五加一等于六,所以叫老六。”

张之洞15岁就成为晚清“高考”状元

1

历史名人



梁纪锋 著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张之洞——晚清四大名臣之一。他曾被逼成为愤青,又从愤青的道路上走向正途。在他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,张之洞的为官之道可圈可点:他激进刚正,却审时度势,圆滑机智;他铁腕执政,却左右逢源,上下通融;他为官清正,却公私兼顾,浑然天成……秉承这种复杂、高深的为官之道,张之洞在大清帝国摇摇欲坠的动荡岁月,竟毫发无损,步步为营,屡获升迁,最终呼风唤雨,权倾天下,青史留名。他是晚清当之无愧的官场达人!

道光十七年(1837年)八月初三,张之洞出生在贵州兴义府一个官宦家庭。他的父亲张锷(1791—1856年,河北南皮人)时任兴义知府。知府是从四品官,相当于地级市市长,厅局级官员。母亲朱氏是他父亲第三任妻子,不仅知书达理,温柔贤淑,还热衷抚琴,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抚琴娘。

张之洞有六个兄弟,八个姐妹,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,但他的大哥、二哥却是他伯父的儿子,他伯父去世得早,于是他大哥、二哥就被他父亲收养。他大哥、二哥算是和他拼爹,但他们拼的是一个好爹。

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,张之洞当然是幸运的。在封建社会,家庭出身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。张之洞的家庭,算得上是高端、高知家庭。高端、高知家庭的孩子一般都是起点高、成名早,而且容易成名。即使不成名,张之洞最起码也是一个官二代,他这个官二代却不像今天的“官二代”这般问题多多。

首先,他父亲克己奉公、两袖清风,家教严厉,这从根子上保证他没有问题。从小,父亲就这样教育他:“贫,吾家风,汝等当力学。”其次,他从小就接受严格而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,满脑子都是家国天下和忠君爱国,思想纯洁得一尘不染,想让他出问题都难。然而,张之洞又不幸的,在他3岁那年,母亲就因病去世,永远地离他而去。

母亲留给他的只有两把琴。每每想起母亲,他都一边流泪,一边弹琴。母亲去世后,张之洞由父亲的侧房夫人魏氏抚养,魏氏没有生育,把张之洞视为己出,从此担当起母亲的重任。

在严父和慈母(魏氏)的精心培养下,张之洞不仅成了一个神童,还特别懂得趁小立志、趁早成名的这

个道理。他想趁早成名,不是沽名钓誉,而是觉得早成名,会更先一步受人关注,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。只要有发展机会,那就有希望实现心中的梦想——献身大清,报效祖国。

于是,他4岁时就入私塾念书,8岁时就读完了“四书五经”,10岁时就能写诗作文。能写诗作文后,他觉得自己可以在文化界亮相,又作了一首题为《半山亭记》的诗。这首诗发表后,在贵州产生了很大的轰动,他也成了贵州神童圈的一哥,非常走红。他又趁热打铁在12岁那年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天香阁十二龄草》的诗集。这本诗集出版后,他红透了整个贵州。贵州人民对他寄予深切的希望,包括他那个知府爹,也包括他那个去世多年的抚琴娘。只是,他娘并没想到他会这么厉害。

张之洞虽是一介神童,可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老师不该忘记。一位是启蒙老师何养源,一位是韩超,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胡林翼(1812—1861年,字润之,湖南益阳人)。胡林翼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这三个岁数相差无几的人,并称晚清中兴(同治中兴,1862—1874年)四大名臣。

张之洞在11岁时师从于胡林翼,胡林翼十分器重天资聪慧的张之洞,师生俩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,但胡林翼一直关心张之洞的成长,他的治学精神和为官处世之道,深深地影响了张之洞的一生。

胡林翼不仅影响了张之洞,也影响了几十年后出生的他的一个湖南老乡——毛泽东。毛泽东,字润之,和胡林翼同字,这不是简单的巧合。据有关资料表明,青年时代的毛泽东,在阅读了《胡文忠公全集》后,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为官处世之道,于是把胡林翼当成了学习的楷模,并把自己的字也改成了

“润之”。

总之,名师出高徒,有胡林翼这样的大人物做导师,张之洞这辈子肯定差不了!

出版了诗集后,张之洞也进行了一番冷静的思考,他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:走红也好,成名也罢,其实都是浮云。要想长大有出息,就得走正规的科考途径,考取辉煌的学历。只有这样,才能顺利步入官场,进而做大官且做好官,建功立业,青史留名。

明白了这层道理后,他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:回直隶南皮(今河北省南皮县)老家参加县试(相当于中考)。张之洞的出生地在贵州兴义,原籍却在直隶南皮。按科举制度规定,考生参加县试和乡试,必须回原籍。

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秋,在一个族人的陪伴下,张之洞回到南皮参加县试,考中生员(秀才,相当于高中生)。随后,他入县学进行为期三年的深造。这三年,张之洞既是一个莘莘学子,也是一个留守儿童。三年来,他忍住了寂寞、孤独,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学,为的就是能在三年之后的顺天府乡试(今北京地区高考)中一举成功。

咸丰二年(1852年)年初,张之洞如期参加了顺天府乡试。结果,他以绝对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!举人第一名被称作解元,解元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状元。

这一年,张之洞15岁。一个15岁的孩子竟能中举,且名列第一,这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还是一个特例。况且,顺天府乡试解元的含金量,要比其他地区解元的含金量高得多。一是考题难度系数大,二是考生都是由各省推荐上来的优等生,竞争激烈。张之洞能在众多优等生中脱颖而出,高中解元,说明他不是

一般人。他因此名震京城,真正实现了年少成名!

消息传来,他的父亲张锷乐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,他的恩师胡林翼也是啧啧赞叹了好几天。但张之洞表现得很淡定,他不是范进,他没有发疯,他鄙视范进那样的男生。

乡试结束后,张之洞便留在了北京。他没有租房,而是暂住在他姥爷蒋策家中,蒋策的女儿蒋氏是他父亲第二任妻子,也就是他的二妈。从此,张之洞成了北漂中的一员。在北漂那段日子里,他结识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——张之万(1811—1897年,河北南皮人)。

张之万是他的族兄,比他大27岁,也是直隶南皮人。张之万虽然没有张之洞有名,但在历史上,他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张之万是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中的状元,时任翰林院修撰。

早在参加乡试之前,张之洞就结识了张之万。身为翰林院修撰的张之万,甚至当面向张之洞传授考试诀窍:“嘿,小老弟,乡试要考九天三场,但考官阅卷最看重头场,头场最看重头篇,头篇又最看重头段,你可要把这三头一炮打响哦。”

在张之万的点化下,张之洞冥思苦想,最终写出了一篇题为《中庸即为德也,甚至矣乎》的八股文章。这篇文章深深地征服了考官,后来被收录于《顺天闾里》一书中,并作为学子的范文,在全国公开发行。

但凡北漂的人都是为了寻梦,张之洞也不例外。一方面,他想积累各领域人脉资源。另一方面,他想备考第二年的会试(硕士研究生考试),进一步实现人生目标和理想。然而,命运此后尽给他开一些黑色的玩笑,这些黑色的玩笑一开便是11年。